



五、甜蜜陷阱





（一）厌倦旧宫

吴王对西施的宠爱与日俱增，日子久了，渐渐引起郑旦的不满。

每当吴王走进郑旦寝宫时，总是看她慵懒地躺在床上，见吴王进来，就翻身背对着他。开始几次，吴王还感念郑旦对他的一往情深，并未把懊恼表现出来，当然，也没有那么多温言软语。

但是，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尤



其是夫差这种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人，没那么多闲工夫跟她耗，特别是此时西施已经慢慢走进他的心。所以，当郑旦又一次对吴王摆出冷淡态度时，高傲的吴王彻底被激怒了。他对于郑旦的行为没做任何指责，只是，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进过郑旦的寝宫。

自古宫廷皆如此，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

吴王称霸的大业也在顺利地进行着。一日，出使商丘的使节回到姑苏，周天子请使者转达对吴王的问候。天子年事已高，龙体常年欠安，天子对吴国扶弱济危安天下的功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对诸侯会盟的事情就不亲自过问了。吴王十分满意周天子这样的回复，周天子完全授权，今后吴国便可挟天子之威，遍令天下诸侯。

这样的结果，是吴王夫差意料之中的。自从平王迁都商丘以来，天子面对

势力雄厚的诸侯，就已经力不从心。从最初的齐桓公，到晋文公，到楚庄王，没人将天子放在眼里。诸侯会盟搞了很多次，天子出席会盟，不过是让霸主们更加觉得理直气壮而已。几次三番如此，周天子早已经烦不胜烦，干脆任凭霸主们折腾，自己只管颐养天年。

吴王即将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，站在顶端，藐视一切。

反正朝中没有什么大事，诸侯会盟机会也是板上钉钉，吴王开始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西施身上，自西施打开心结之后，也开始渐渐不再抵触吴王的柔情蜜





意，二人尽情把酒言欢，日日笙歌。

“西施，为我弹支曲子吧，”不知从何开始，吴王对西施只用“你我”称呼了。

“大王想听什么？”西施微笑着问。

“什么都好。”只要是你弹的。

西施轻轻落座在琴前，

手触琴身，竟似情人爱语般温柔。

活泼的旋律，清澈的泛音，堆出层峦叠翠，幽涧滴泉的奇境，不知不觉溪涧蜿蜒婉转，化冰成水、融雪为泥……

几根素弦揉得光影流转、生机盎然，仿佛水流无息、山石自在。

吴王定定地看着西施，有如被施了法术一般，碰上佳人从琴中抬起的美眸，目光相撞，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浮上西施的嘴角。

玉手轻挑，曲子突然变得声势浩大，气魄恢弘，好似身处涛声水幕倾泻之间，水气扑面，只得屏息以对……

心如流水，那一刻仿佛时间都停滞

不前。

直到乐曲临近结束，音势已减，恰如奔腾的江水终于汇入大海，恰如秋雨骤停，梨花满树……

一切归于平静，归于自然……

吴王移不开自己的眼睛，他的眼和心随着她的一颦一笑而动，她的阳光般的微笑，散发着七彩的光芒。

委婉的旋律深深地温暖了他的心，心中的千年冰峰“喀喀喀”地裂开了，化成了温柔的溪水，流淌在心间传遍了全身，潺潺的，舒缓的，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……

一曲终了，四目相对，眸光迷离……

吴王心安理得地沉溺与西施的缠绵，三五日上朝听政已是家常便饭，尽管伍子胥忧心忡忡，可是也于事无补。伯嚭这种奸臣更是抓住了这个时机，凭借花言巧语，频繁跟吴王接触。吴王懒得上朝，但仍有国事需要处理，于是就特



许伯翳可以出入西施寝宫，以传达政令。

一时间，伯翳成了吴王与众臣之间的沟通纽带，百官有事上奏，见不到吴王只得找伯翳；伯翳代吴王发布政令，大臣们只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。伯翳突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刚直的伍子胥曲高和寡，尽管还是相国，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，只是空有一个头衔而已。

高傲的吴王日复一日地面对西施寝宫单调的景色，他终于还是厌倦了。

太宰伯翳一向善于察言观色，他了解到吴王的苦恼，于是开始为大王出谋划策。



“大王，臣这有一个小礼物献给大王。”伯嚭谄媚地说道。

“呈上来吧。”吴王慵懒地说。

礼物装在一一只巨大木箱里，有几个侍从抬着木箱进了屋。吴王命人打开木箱，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座宫殿的微缩模型。模型的制作十分精巧细致，雕梁画栋，亭台楼阁，都清晰可见。

“大王，这栋宫殿名叫馆娃宫，臣将它选址于东郊太湖之畔，这样一来，大王就可夜夜枕浪而眠，颇有情趣。”

“爱卿的想法听起来不错啊！”

“大王，这座宫殿还有更出奇的特点，就是这座宫殿中设有响深廊。”

“何为响深廊？”

“大王，这响深廊是由薄木地板覆盖数十只陶缸而成，若是西施娘娘脚穿木屐在长廊上起舞，木屐轻叩地板，声音在木板下的陶缸里辗转传出，就会成为美妙动人的音乐。”





“好！爱卿有心了！孤王这就令你全权负责这馆娃宫的建造工程。”

“微臣遵旨。”

伯嚭得到吴王授权的那天起，吴国国库就向伯嚭敞开了大门。他肆意地提取钱币，打着建馆娃宫的名号，不知有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都流进了他太宰府。

（二）巨木计划

馆娃宫的建造工程，在吴王一声令下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一时间，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都汇聚在姑苏东郊的太湖湖畔，石料沙土源源不断地运来。

在东山，伯嚭特意开凿出一巨大的火窑，窑火日夜照天烧，就地赶制红泥砖瓦。所有赶工的工匠，每餐必食太湖之鱼，以至于在工程结束之时，太湖湖畔已经再难见到鱼儿的踪影。

馆娃宫的建造工程十分浩大，工程

需要大批巨木。伯嚭发动全国的樵夫，重金收购所有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木。可是，所斫巨木，木质疏松，韧性不足，根本不能作为栋梁之用。眼看工期紧迫，伯嚭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完全没有头绪。

吴国要大兴土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越国。越国大夫范蠡，再一次敏锐地捕捉到了反击吴国的机会。

“大王，微臣认为，吴国大兴土木必然会掏空国库，势必国力大损。现在的吴国表面上无限风光，但实际上，吴国这些年在南征北战中，已经元气大伤。夫差那厮为了谋求霸主地位，四方树敌，遗患无穷。此番大兴土木，更是自取灭亡。我越国不如助他一臂之力，给他提供上等良木，使其建造工程顺利进行。”范蠡沉稳地分析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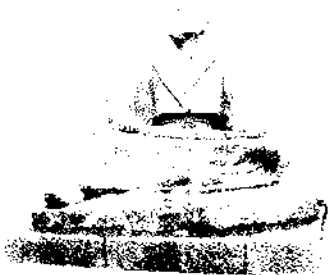
越王勾践闻言，点头称赞道：“爱卿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越国西南山区，良木



众多。文种，你负责组织人马，进山采伐。”

“大王，微臣觉得此事还有不妥之处。范大人的主意虽然不错，但是实施起来难度颇大。给吴国提供良木，的确可以有损吴国国力，但是采伐大批良木需要大量的人力，而且由越入吴，路途遥远，计算下来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。到时只怕吴国国力未损，我越国国力先受损了。”文种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
范蠡听了文种的话，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噙上嘴角，淡定稳重地说：“文种大人不用担心。负责此次工程的是吴国





太宰伯龢，这个人与我越国关系非同一般，何况他现在正为良木紧缺的难题所困扰，咱们提供良木为其解决问题，除去良木本身的价钱，和采伐运输的费用，适当的抬高木材的价格，相信他定会答应。这样一来，微臣预计，我国的国库库银可因此翻上一番。”

勾践显然有些喜出望外：“范大人，这可真是妙计啊！跟伯龢交涉这件事，还是要你费心去办妥啊。”

“微臣遵旨。”

范蠡领旨后，迫不及待地起程，马



车又一次经过那片李子果园，满眼的郁郁葱葱，一阵阵果香扑鼻而来。仿佛又看见那抹清丽的身影在林中起舞，再一转眼，又只剩下一片幽深的李林。

那些往事，全部从内心深处翻涌起来，感觉发生微妙的变化，像是时光突然倒流，一切逆转着回归原始。那个久远的夏天，那片茂盛的李园，那些曾经以为早被遗忘的事情，在这一刻又全部从记忆里被拉扯出来。像是一幅放旧了的画卷，映出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。

轻风拂过，纷飞零落的树叶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与悲凉。

范蠡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到姑苏太守府。

范蠡大致地表达了来意，伯嚭得知范蠡雪中送炭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交易商榷很快得到双方一致认可，伯嚭根本也搞不清楚，一根巨木由越入吴的真实价钱，况且花的是国库的银两，结果价

裕定的比范蠡想的还要高。

范蠡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拉拢伯嚭的机会，日后必定有用他的时候，于是范蠡把货款的一部分返赠给伯嚭，伯嚭坦然接受，心里早就笑开了花。

办好公事，范蠡又在吴国盘桓数日，暗中与潜在吴国的探子联络，打听西施现状如何。可是，事情并未如他所愿，自从西施得宠以来，吴王仿佛把她藏了起来，越国的探子竟一点西施的消息都打探不到。最后，那探子不确定地告诉范蠡，似乎建造新宫殿与西施姑娘有关。

一只鸟突然飞过头顶，尖锐的鸣叫声在空气里硬生生扯出一道透明的口子来。

血从心底溢出来，蔓延到全身。大风从黑暗里阴阴地吹过来，一瞬间像是卷走了所有的温度。

西施，你果然做到了。

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是非





之地。

范蠡风尘仆仆地赶回越国。文种开始组织人马，进驻越国西南山林。大批百年的楠梓，被打出深山，编成木排丢进溪流滚滚而下。走完溪水进入浙水，出浙水沿岸北上，然后逆苏州河缓慢进入太湖地区，最后在工地的一处码头上岸。

所有木材晾干后，就由伯翳从各处搜罗来的能工巧匠们加工成雕栏画栋。

这个漫长的夏季，越国的巨木络绎不绝地沿着那条曲折的水路，进入吴国馆娃宫工地。而吴国国库里的钱币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越国会稽，充盈着越国国库。

（三）馆娃宫中

一个月之后，经过成千上万个工匠日夜不息的奋力工作，气势恢弘的馆娃宫

终于正式落成。

楼阁玲珑，金碧辉煌。

馆娃宫的楼阁殿宇堪比整个吴宫，设计最为独特之处是其与周围的环境搭配和谐，整个宫殿与太湖之畔的自然风情浑然一体，仿若天成。宫殿方圆十里，其间有山有池，有林有径。

馆娃宫中的香山和夕山，东西遥遥相对，相映成趣。

夕山伫立在整个宫殿的两边，背着太湖而面向姑苏城，是将馆娃宫与世俗世界隔开的一道天然屏障。夕山上建有一座气势恢弘的楼台，站在台上眺望，便是繁华喧闹的姑苏城，吴王将此楼台命名为“望姑苏台”，即是后人口中大名



鼎鼎的“姑苏台”。

姑苏台是馆娃宫的东门，也是吴王召见文武百官的地方。此时，诸侯会盟已经结束，吴王夫差就是在这里接受各国诸侯朝贺，如吴王所愿，他终于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。

之前也有些诸侯对吴王称霸并不服气，可是，当他们看到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馆娃宫时，却不得不心服口服。如此恢弘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月就完成，足以看出吴国国力的雄厚。

只是，当大家都惊叹于吴国的强大时，有一个人却看到了这浮华背后的巨大隐患。这就是齐国君主，齐简公。

当年，齐国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，齐国称霸的时候，吴国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。齐桓公之后，齐国的君主们大兴土木，好大喜功，导致国力受损，最终失去了霸主地位。

所以当齐简公游览馆娃宫时，他看



到了吴国衰亡的征兆，他不由得想到去年吴兵大军压境的情景，被迫臣服的屈辱。

与夕山遥遥相对的香山，是整个馆娃宫中最具风情之地。香山背姑苏面向太湖，夕阳西下时，霞光万顷，将整个太湖的水面映成红色，苍翠的群山倒映在水中，粼粼的波光反射人眼，那是一种道不清的柔和灿烂。

吴王乔迁至馆娃宫的当天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西施来到香山。

山中有玩花池、赏月台，立在池台之上，眼前郁郁葱葱，碧波万顷，一片生机盎然。



山峰并不很高，只是缓缓的坡度，潺潺的流水欢快地奔涌而去，见不到边际。山涧湖水清澈，印着蓝天白云，恍若远离尘嚣。

青山绿水，鸟鸣风清，一群群鸣禽此起彼伏，吵闹着整片山川。

西施抬起头，看到的是吴王那精致的笑脸，精致美好得如同幻景。他像是一个蕴着光的神明，霸气凛然，美轮美奂。

感觉到身后的目光，吴王回头望向西施，眼神深邃而明朗，直抵人的魂魄。

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”

吴王指着眼前的风景对西施说。低低的嗓音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与蛊惑。

西施不由得低下头去，微微地红了脸。

那一句短短的“谢谢你”没有出口，却在内心里反复地诵读，像是山谷里往返的回声。

被吴王灼热的目光注视着，西施突然有些心慌，那双深邃的眼睛好似能看穿灵魂，融入身体。

“大王，为了感谢您的礼物，西施为您演奏一曲吧。”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，西施淡淡地说着。

“好，我这就命人把琴送来。”声音充满了宠溺。

“大王不用麻烦，西施可以用这山中之物为您演奏。”

说着，西施款款地走向一棵柳树，伸手摘下片叶子，衔在嘴中，曲调悠扬流泻而出，一段婉转轻快的旋律悠悠地飘荡在香山上空，温柔地安抚着世俗的烦躁。

雪白的绸衫在暖风中飘动，柔顺的青丝自由地垂着，随风轻轻摇曳、微微晃动，如瀑布轻泻，如海浪微涌。

柔和的霞光，把那倾倒众生的绝色容颜映衬得更加动人心魄……



对不起，谢谢你。这句话被西施深深地藏在心底。

只是骄傲的吴王并不知，这段感情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注定了要消亡。

在夕山与香山之间，便是依山而建的馆娃宫，这座宫殿并不追求高大宽阔，而是重视精巧含蓄。馆娃宫有寝房上千，无一重复。房间的大小、形状、室内陈设布置，更是无一相同，千姿百态。

在这座宫殿中，连接上千寝房的是百余条游廊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条响深廊。

为了给西施更多的惊喜，吴王并未





告诉她这条游廊的奥秘，只是让她踩着制作精美的木屐，在响溇滩上跳一支舞。

木屐或重或轻地叩击脚下的木板，由于木板下的陶缸深浅大小不一，所以回声各异。西施十分聪颖，很快就领略到响溇廊的妙处，于是，舞步流转，衣袂翻飞，腰似杨柳，媚眼如丝。或高昂或低沉的音符被轻快地连点成线，舞姿与音乐浑然一体，音乐就好似无形的舞姿，舞姿则是有形的音乐。

西施踏着节拍，在晚风中不停地旋转，旋转……

吴王沉浸在眼前似真似幻的美景中，感受着自己心里那股甜蜜温暖的感觉。



湖边一朵朵盛开的荷花，散发着醉人心脾的清香，月霞映目，照亮了谁迷醉的眼，荷香轻飘，撩起了谁痴恋的心……

太湖美景，霸王美人。

从迈进馆娃宫起，吴王夫差就忘记了吴宫，忘记了吴国。

各路大臣有事就找伯嚭，伯嚭为了不打扰吴王，常常自作主张发号施令。只有在诸侯国前来进贡，这种能烘托吴王威仪的事情发生时，伯嚭才会前往姑苏台，献媚邀功。

相国伍子胥心明眼亮，他深知吴王

这种行为的后果会不堪设想，只是孤掌难鸣，无人理会他的意见，只能终日幽愤不已地蛰居在相国府。

吴王彻底沦陷在这个巨大的甜蜜陷阱里。他不知道，横在自己前面的，是一条大峡谷，深不见底。

一切平静都是龙卷风袭来前的假象。地上的草屑纹丝不动，树木静止如同石像。那些平静的海水下面，是汹涌的暗流，推波助澜地翻涌着前进。



